

灯下文谈



尽管国家林业局召开了新闻发布会,但野生华南虎照片真假问题仍然扑朔迷离,让人一头雾水。

望着这张真假莫辨的老虎照片,我的思绪飞向 2000 多年前的战国时代:秦王心心念念想着赵国的稀世宝物和氏璧,诈称愿用 15 座城市来换,赵国大夫蔺相如判断秦王没有诚意,就装出一副欲与和氏璧一起撞柱“玉碎”的模样,这下唬住了秦王,急忙好言安慰蔺相如,生怕蔺相如真的想不开一头撞向柱子,蔺相如一头撞死秦王不会心痛,心痛的是和氏璧给撞碎。蔺相如也猜透了秦王的心事,装疯卖傻存心让秦王心惊肉跳。

如今,周正龙手中这张有造假嫌疑的华南虎照片,在当地的地方政府官员眼中,就好比是当年秦王眼中的和氏璧,陕西省林业厅野生动物保护处处长王万云信誓旦旦:愿以人头担保照片是真的。当地林业局官员已在拍到老虎照片的地方设立关卡禁止打猎。海外一家媒体分析说:“老虎给镇坪县带来的利益是显而易见的,每年只有 2000 多万人民币财政收入的镇坪县会产生多少老虎经济?省县两级林业部门会有多少利益收成?”我想再添一句:再来一个“惊险寻虎游”,又能吸引多少旅游者带来多少旅游收入?所以,最不愿意这张老虎照片是造假的人,可能就是当地的某些地方官员,这就叫屁股指挥脑袋,利益决定立场。这也是这张老虎照片至今真假莫辨的症结所在。

今天的社会,屁股指挥脑袋的事情实在太多太多。比如,“黄世仁害怕杨白劳”的新民谚就很典型。现在的人,你欠银行 100 万贷款,你见到银行害怕,生怕银行收去了你的房子,但如果你欠银行 10 个亿,倒过来是银行见你害怕,银行怕你破产,怕你失踪,造成银行坏账。你怕赔本,银行怕坏账,正是在这一点上,你和银行利益相同,立场也相同。

近日,一些媒体相继报道了中投公司投资美国黑石基金发生巨额账面亏损的新闻。黑石是一家私人投资基金,中投公司投了 30 亿美元,锁定期 4 年,却还得不到对黑石的运作投票权。如今,黑石基金在受美国次级债影响,发生巨额浮亏之后,注资 6 亿美元认购中国化工集团属下蓝星集团 20% 的股份,并允诺帮助中国企业走向海外,帮助中国企业提高竞争力。但这样的投资也让人疑惑:拿中投公司的美元,用来收购中国企业,是怎么回事?有经济学家认为,拿美元投资中国企业,有可能推高人民币资产价格,也有金融界人士感慨:黑石公司用中国人的钱投资中国企业,实在是高手。

不过,我倒是觉得,拿着中国人的钱,拐个弯投资中国,其实并不止黑石一家。比如,中国现在有外汇 1.5 万亿美元,大概有 70% 都买了美元资产,其中主要购买的是美国国债。按一般意义理解,一国国债主要由本国人民购买,但美国是超级大国,国债撒向全世界。这样一来,美国人就让中国人买他们的国债,他们却把原本应该买国债的钱用来投资中国。投资国债收益低但风险也低,投资股权风险高收益也高,这表面看来是公平的。但美国一方面压人民币快速升值,一方面似乎故意地放任美元贬值,于是,中国庞大的外汇储备的国际购买力等于在一天天加速缩水。这样的风险,不能不让国人深思之,金融领域、资本市场处于市场经济的最高端,而中国却正逢“新兴加转轨”的时期,我们既缺少人才,也缺少经验,怎么办?如果仍然紧闭金融业大门,只会慢慢衰弱到毫无竞争能力,这是在坐以待毙。唯有开放才会有光明的前途。但是,开放却面临风险。中国巨额外汇储备怎样才能安全地在国际市场上保值增值呢?这就逼着我们要多长一个心眼,既大胆又谨慎,小心看管好中国人胼手胝足、流血流汗换来的巨额财富,千万不要一不小心成了外国政府、国际金融巨头手中的“和氏璧”,他们捧着我们的“和氏璧”装疯卖傻,而我们却在一旁看得心惊肉跳。

“愤怒青年”小 J 几年前曾连续两天两夜上网辩论的战绩,令我记忆犹新。他销声匿迹半年多后又出现在眼前。只见他吃力地提着鼓鼓囊囊的塑料袋,一进门就说:“快过年了,带了些你肯定全用得上的东西。”不容我开口推辞,他又接着说道:“这么重的东西,可别想让我再扛回去。快!里面的活虾得马上进冰箱。”扒开袋子一瞧,有海鲜、食用油、土特产,还有一叠购物券。

望着地板上这堆好似古彩戏法变出来的家伙,我打趣地问道:“这么多,你改行开超市啦?”

“别客气,基本上都是我老婆单位发的,这还只是一部分。有福同享,嘿嘿!”他喘了口气,“你还不知道吧,她不久前终于进大企业上班了,我们的小日子现在是越过越好啊!”

这一说猛然提醒我回想起那场网上论战的由头,当时的小 J 义愤填膺声讨垄断行业的种种不是……真诚地遗忘曾经真诚的自己吧。然而,望着他热情洋溢的眼神,我又为迂腐的联想自责。其实那份真诚并没有改变,改变的唯有立场与角度,他质朴依旧。何况,谁也没有足够的资格苛责现实环境

的力量庇护下的软弱——几乎不存在道德风险的香饽饽往往让人理所当然地束手就范。

小 J 离开后不久老 K 来访,红着脸,看样子应该刚和别人吵了一架。原来最近他的新居里总有股煤气味,却查不出泄露点。与百般推诿的物业公司理论,狠狠折腾了一番才发现是大楼的总管道出了纰漏。老 K 常年从事承包建筑工程,他觉得是管道施工时铺设不妥引发的问题。“急功近利,弄不好要出人命的。”他抱怨道:“这种质量估计是塞了红包,打‘擦边球’才通过验收的……”我再次管不住自己的思绪,非常想知道在他的营

营中是否也使用过塞红包的手段?但最后至少管住了自己的嘴。其实即便他真这样干过我也十分理解,商海搏浪确实不易……我们呼吸着相同的空气,既是受困者,又是困局的共同营造者,并且继续因无奈而维持坦然!送走老 K,关上了门,房间里终于安静了下来。现代人的思考立场被迫气喘嘘嘘地跟着自身角色的频繁转换而变幻无常。买房前我痛恨房价

山行闲吟

草是国防绿,
天如景泰蓝。
斑鸠呼喜鹊,
碧树隐寒蝉。
好水谁拂拭,
白云自宛延。
凉生峡谷口,
斜日正街山。

打油一首祝苏策八十大寿

读《湘泉之友》始知苏策兄年登八秩,正在《陈赓传》完稿之际,挣扎云云是自嘲,行年方逐笔锋高。革命曾疑反革命,牢骚争若不安骚。九死一生传往事,三杯两盏祝今朝。英雄写罢别停手,遥献云南一寿桃。

中秋前一日向晚散步

信是秋光好,
秋晴一望中。
秋花方粉白,
秋叶偶先红。
秋山绿已老,
秋水色空濛。
秋草杂黄赭,

持折扇的蓝衣少女 (油画) 吴正恭

高,可产权证到手的那刻不也立马盼望迅速升值嘛。

分裂的、自相抵触的多重价值观制约的荒诞感中,还夹杂着被掠夺的信念那微弱的呼唤。所以我依然对文学的吸引力保持着长久的信心——作为源泉,真实的荒诞远胜于艺术性的虚构描述。只是我们的治世态度难道真的仅仅取决于手里攥着的仅扣扑克?终局到来之前没有确切的答案,姑且先允许我们彼此谅解吧。

悼蝶老

胡绳玉

方正正地写道:“本人年迈,旧游已不能尽忆。”字相当漂亮,像铅印一样整齐竖写在一张介绍他的小报文章复印件上,这篇复印件文章的标题是:“蝶彩如衣,幻化一生传奇”介绍“一代文化人陈蝶衣”。该文谈到陈蝶衣形容自己一生当文化工作就是做傻瓜工作,但他却依然

云水山房杂诗

邵燕祥

秋野鸣秋虫。
今宵十四月,
时隐秋云中。
节货早备具,
干鲜果饼充。
只待儿孙来,
团圆其乐融。
老夫无别愿,
满月照秋空。

束曾卓追思会,并慰如茵夫人 *

悬崖一树今飞去,
哀乐终身五十弦。
入梦痴情深似井,
如茵芳草碧连天。
风波海上谁同渡,
忧患生涯手自牵。
无限故人听笛意,
一弦一柱思华年。

诗人曾卓,曾陷身胡风一案。复出后发表《悬崖上的树》,乃成名篇。又,他的文艺随笔集《听笛人手记》,亦为读书界所传诵。



持折扇的蓝衣少女 (油画) 吴正恭

奥地利维也纳的“茜茜博物馆”里,有一幅描写茜茜公主在日内瓦湖边遇刺的大型油画,还陈列着凶手当年使用的凶器。100 多年后,我在那幅油画前陷入了沉思。

刺客总是有准备的。

1898 年初秋,《日内瓦日报》一则消息,惊喜了一个无政府主义分子的那把木柄的三角锉刀!

路易基·路切尼的左眼是阴谋,右眼也是阴谋,始终盯着刺痛他心灵的那些笑。

奥尔良亲王没有出现。

那就刺这位靓丽得令人喘不过气来的奥地利皇后!

晚年的茜茜心灰意冷,常带着几个随从周游列国,足迹遍及亚洲、非洲大陆。

这几天,忧郁的她来到了这里。此刻,她多么天真啊!她捂着痛,还以为从花丛里跃出的凶手,是来偷她手表的!

但是,她快步疾走的胸口,确实确实被刺破了!

她谨慎地以“霍恩姆伯爵夫人”的假名旅行的计划,被刺破了!

因为她很随意下榻的美景宾馆,被曝光了。她准备亲自送给孩子们的甜品,由此被搁浅了。

她在厄运的深水里不断下沉的身体,被淹没了。正在等待她出发的“弥拉玛尔”号,呜咽着。

她一个码头接着一个码头的航程,被夭折了!

充满魅力和浪漫气质的她,再也不能到达目的地了!

她那件比雪更白的婚礼裙装,被窒息了!

她那些并不习惯的阿玛莲大楼里的宫廷的早晨,真的闭目了。

她坐在那把金色镶边、红色垫底的靠椅上的王冠,垂倒在地。

她喜欢的那片覆盖着浓浓忧郁的维也纳森林的油画,再也没有色彩了!

她钟情的那阵蓝色沙龙里的莫扎特的旋律,再也不会激荡了!

她那匹最爱骑的骏马,从此失蹄。她那部倔强地洋溢着田野清香的日记,从此枯萎。她那本用少女的梦排列出来的诗行,统统成了绝句。

那么今天,这把锉刀,还捏在谁的手中?

谁,会是第二个美丽的“茜茜公主”?

题盐城陆秀夫纪念馆

自古孤臣生末世,
每于患难见良材。
关山万里归柴市,
千载文章哭釣台。
重镇临危传不至,
败军受命散还来。
大敌当前无再辱,
崖山百代有余哀。

留赠兖州 *

兖州好,
汶泗水长流。
逝者如斯思远哲,
快哉于此觅沙丘。
李杜自悠悠。

* 兖州人文景观甚多。据说孔子叹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即在其地水滨。又,杜甫曾访李白于此,相与盘桓多日,有诗留传。

蝶恋花·和杨敏如 *

拜览新词,具见兄妹情深。知沛霖先生猝病,盖因积劳积郁。爰草一阕为答,仍是打油,格律不

计,聊表慰问云尔。

快意门当还户对,
兄是东坡,
两个苏小妹。
莫说才情无所谓,
人文物理须心会。

上好基因攀百岁,
天作孽时,
谁道不能违?
沧海曾经应不悔,
为甚销得身心瘁!

* 杨敏如,中国古典文学学者,北师大教授。其兄、妹杨宪益、杨苡均为翻译家。其夫罗沛霖为物理学家,双院士。

[附]杨敏如《蝶恋花》

二〇〇二年春夏月,兄妹三人俱达耄耋。在京门时相过从,言笑晏晏,恍如往昔。不料沛霖猝病,不得外出。阿兄关情,日传一电,阿妹依恋,屡滞归期。感而赋此。呈燕祥方家暑日一粲

手足情深深几许,
雁序成行,共举还回护。
本是同根棠棣树,繁枝盛叶花承露。秋肃春温留不住,白发飘萧,依旧童颜侣。勘破人间悲喜剧,只因味到情浓处。

茜茜公主：一八九八

桂兴华

十日报

冬至的怀念

明日请看《黄佐临与〈马克白〉》。

十日报

冬至的怀念

明日请看《黄佐临与〈马克白〉》。

